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5
2



Faint red seal impression at the top of the left page.

文庫 11
D 35
2

人之世也... 此皆... 氣方... 一分... 皆有... 皆虛而收功... 孔孟...
Faint vertical text in a rectangular frame on the left page.

010190550600



讀書說卷三

虛實

天門胡承諾著

人之生世處天覆地載之中範圍乎五典六行之內
 此皆實際不可逃之而虛遊無論聖賢庸愚用一日
 氣力即得一日衣食有一卷學問即得一卷明達進
 一分道德即得一分高明減一分嗜欲即免一分羞
 辱有實理者必有實事有實功者必有實效不如是
 者嗜好太繁失意必多自適己情怨家必眾權之所
 歸敵必樹焉利之所鍾寇必瞰焉宅心不實故所為
 皆虛而收功亦無實際也詩書多言道德孔子始言



48-12432

010190550600

仁義仁義所以實道德也仁義所在必以禮樂行之禮樂所以實仁義也外以節其形體內以節其心志故昔人以爲皇極之門蓋理猶虛名禮皆實事理可指非爲是禮不可假僞爲恭故三代以前言禮而不言理期人以必行也不期人以能言也行者實也言者虛也阮籍喜談名理而曰禮豈爲我輩設是謂崇虛遺實君子不取焉禮可養人之性樂人之生使視聽言動習而安焉而自喻於道也邪辟不作有以全其所受於天是謂養性僭侈不肆物力不屈養生送死無憾身不撓罪戾心不罣憂患是謂樂生器數文物服習之久漸能知其所以然飲食起居出入哀樂

莫不合乎天地之節文而爲人所表儀是謂喻于道也道者率其性之謂不仁不義之事性所本無故不慊于身非有所惡而不慊也不安于心非有所格而不安也若仁義之事則居之而樂行之而安故道之在人不必其在我也而好之也與自愛其美同我之不德不必其及人也而自惡也與人惡我同性足具眾理故萬事之理不待外求而自具于性中理足應萬事故萬事之宜不待智巧而自得于理中性之所致即道之中堯舜之所傳也中不擇事小大皆有之中不相襲因物而傳焉中無定體無適而可忽也要以心爲至中心存則道見見其體之皆備用之各足

心一放則當前失之矣蓋聖人所謂道不止論理全為應事者設言其無窮則千萬人千萬世之志皆可相通言其不二則事之嫌疑心之猶豫有一成之決斷而不可移易使由吾說者皆能趨吉避凶藏往知來而成其為君子之德君子之行也是以不為偏至之論不取難行之事粲然各具森然不誣井然皆有條貫秩然皆有先後一呼則百應一觸則百動所以不為堯存不為桀亾若涉于偏至即有缺陷缺陷之處即不貫通攻之則易破藏之則易朽塊然一物無神明之用一亂之後湮滅埽除即永絕矣豈能與天地長存乎後世非無儒也為儒之心則有二有憂學

術未明者有笑古人未工者憂學術不明以傳道為心者也其所謂道天下之公也笑古人未工以名世為心者也其所云道一人之私也若果以傳道為心姑且表章前哲發明聖意使仁義禮智之根常在人心耳目口鼻之欲常處不勝是亦足矣勿為高談異論鑿壞人心增長嗜欲也古者有其實而辭其名今者習其名而反厭薄其實謂之何哉

盛衰

盈天地之間皆氣也而理即存焉體包乎其外而氣行乎其中此天之交于地也形結于有物而氣充于無際此地之交乎天也人居兩間其氣上交于天下

交于地故生長收藏與出作入息相應疾痛疴癢與陰陽寒暑相應所以凡事皆有六位也有其位即有其理中各分上下亦凡事皆有六位也有其位即有其理君子就所居之位而以其理行之雖欲之而不居雖惡之而不避如天以雲雨下施于物物以形象上應于天所以熙豫豐大極亨通之美也然盛則必衰亦自然之理豐大之極一變則爲微末高亢之極一變則爲卑下進無可益則反就退縮而已蓋一盛一衰天地之常理此盛彼衰人事之定局既無兩盛亦無兩衰盛衰者萬物之相避亦萬物所由以相息也若盛而不衰必至于戰戰必有所傷或陰與陽戰或羣

陰彼此相戰皆必傷之道是以君子避之何也大衍者數之成也成則變化無由生故損一以爲用兩變化生焉惟其能變是以遠近幽深無不應之如響若不變不化不能括天下古今之象數也君子觀此凡事皆畱有餘之地以爲變化之基而乘天地之生氣若其數已盈則不能變化所見爲形與器者皆天地之死氣也既爲死氣則雖富貴福澤無可畱戀矣夫萬物潔齊于巽位巽非有齊義也萬物交戰于乾位乾非有戰義也所以齊之戰之者人事之爲也君子損一以爲用而不處于極所以濟天地之窮乘其生數不居成數爾列子之言曰生者死而生生者未嘗

終則非體物不遺之理也形者實而形形者未嘗有則非鳶飛魚躍上下皆察之理也亦君子所不取也

屈伸

天地之間莫非氣也屈伸往來皆氣爲之人日在此氣中故富貴不可常年壽不可久高門降蓬修棘樹庭氣之推遷也生若朝露死猶絕景亦氣之推遷也強陽者久必得禍此由伸而屈恭順者久必得福此由屈而伸屈伸之際若有物焉主持其間然以道觀不過往來常理往必有來來必有往則屈必有伸伸必有屈也天地人物日在屈伸中雲蒸雨降谷夷淵實所不能免而況得失成敗之數乎秦漢之交詩書

四百四十六字

燔而經師重漢魏之末節行苦而任誕興亦屈伸相感召也聖賢則道積而爲德故能主張乎氣而屈者可常伸驟遷者可久住所以有莫大之福享期頤之壽此非人力所爲亦非天所獨厚乃德之常伸于物上久住于人間也蓋天地之道以陰陽生成萬物又能節宣正氣驅除戾氣太虛之中有以推盪四時日月而推盪之妙又終古如是尺度不差是以物情雖紛有強弱啖食之患而生不生絕儀象雖錯有晦明愆伏之變而常道自在蓋有太和之氣流行乎生長收藏故物物各安性命不苦眾多難御有大中之道範圍乎錯綜變化故元會運世指掌可數不憂參差

難計也萬世而下諸儒眾多惟張子互藏迭至之說頗窺其妙人之德行行事亦復如是陽藏于陰居寵思危也陰藏于陽上交不詔也寤寐相繼精神始健順逆相參德業始成陰陽之迭至也所以天地生萬物既生之後其氣無不相通故有感而卽應感者此之所以達彼應者卽彼之所以感此也人道相聚必有感應既有感應卽有怨尤既有怨尤亦無不解之理解則又相親矣若有私意則氣不通不能感亦不能應遂有積怨而終身不解者與天絕者也故陰陽往來之理人之所不能違要之在天則爲理之循環在人則爲情欲所使母病而子心動氣之無間也人

呼而天不聞氣之有間也氣之所由閒情欲爲之也必也觀理深而御情嚴則愛惡去取皆非私意故平格則上達于天中孚則下達于物凡有聚有散之物皆不得認爲已有彭殤之異猗頓黔婁之異總在聚散中爭修短苦樂若能知道則此候聚倏散此聚彼散之境遇皆不當累其心也凡有識有知之物皆不得以靈秀自矜蠢愚擬人卽蓋世謀略蓋世文章皆一時容形所值如石火電光不可久繫人特于不可繫中爭勝負好醜非真形也若能知道則此或聖或凡此聖彼凡之軀殼亦不甚相遠也要當有不可假借者內之本體不可不致其養外之客象不可不謹

其防則當堅守力行不可游移屑越者也

陰陽

造化之用陰陽而已矣陰主收斂陽主發越陽氣憤盈于地中爲老農者秋成之後雖不種殖必從而耕之以宣其氣然後陽氣暢達而爲土膏生長禾稼若荒埆之地耒耜所不及者陽氣鬱積土膏結韃且生蟲豸螟螣以害嘉穀此乃陽氣未達別有所生爲災沴也人身亦然陽氣暢達則生津潤而膚理光澤陽氣鬱結則津液乾枯疥癬頻作猶螟螣之附土也天地之生人物亦然陽氣暢達之世所生多賢而賢者亦獲其用是以其氣益盛而至百年之久若陽氣不

四百四十一字

達有賢不用用之不盡其才則結韃之氣不獨發諸草木鳥獸星辰日月而必鍾于人窮奇禱祝之類往往閒出猶螟螣生于土而貽害于土也鄭氏解禮但以魂魄血氣明鬼神之義程張則廣以造化陰陽之說朱子兼此二說然後鬼神之理始全故于其中分二氣一氣以二氣明鄭氏以一氣明程張使人知二說之相須蓋專用鄭氏恐流于神怪象設獨用程張亦無當于君蒿悽愴之在人心者惟以天地陰陽之正理範圍乎精氣遊魂之變態其道乃尊其指始醇故事之之法亦備陰陽敬而遠之敬則事之以陽遠則事之以陰也今人語及于神則有恭敬祇肅之意

語及于鬼則有厭勝祛除之意此非鬼神之情狀然
貴陽賤陰扶陽抑陰亦有合于聖賢之指也人與神
本無相通之氣而有相通之理理既通矣氣亦貫焉
鬼神之理在彼人以此理向之故有降格之事有恍
惚之交氣亦相感無間所以神降于莘不足驚詫監
德觀惡虞夏商周皆有之然而民之與神不相雜擾
者也雖理有大歸必不曲爲小惠豈有一人含冤卽
能訴天天受人訴卽降禍罰若物情報復取快目前
者乎其禍其罰要歸不可逃之數而已爨書之善足
庇其子之惡爨廩之惡移諸其子之無罪天無赫赫
之報人有冥冥之疑亦歸于不相雜擾之理而已若

盼蠻剡然感著于人幄中人語城上蛻迹鼻衄水濱
杯澹席右此必無之事巫覡假譎者也一開其端罷
之甚難明哲之士不可爲彼說所動折以經傳之旨
時王之制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不歆非類不祀非族
則幻妄息矣若夫童齒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
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皆可爲鑒戒
猶有益世教與巫覡矯誣不同也厲鬼之說理之所
有益天地之氣有和有沴流行不息人居其間有生
有死相禪無窮生則有形形所由靈名之曰魄既生
魄矣內自有氣氣之運者名之曰魂耳目心思能知
覺手足能運動啼呼爲聲音此魄爲之所謂精也意

識性情關節脈理皆有氣行乎其間此魂爲之所謂
爽也林氏曰精者神之未箸爽者神之未融是以積
精而至于神積爽而至于明故魂魄人之所同而精
爽則賢否貴賤有不齊焉既死之後魂魄雖逝精爽
猶存其尙德者附天地和氣而興利故先王祀爲明
神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是也其行惡者
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
諸侯立五祀有國厲五行傳亦有禦六厲之禮厲氣
流行時有形聲愚蒙聞之必生訛言民心不安義須
止遏有民社者惡可坐視不救傳曰鬼有所歸乃不
爲厲操政柄者亟爲之求所歸焉物怪則馭之韓愈

四百六十三字

之事是也人厲則撫之子產之事是也泉臺之妖雖
不在厲鬼之數但人心危動以臺爲妖宅妖偪處此
是以大懼人君以國爲體一國之心緣此不安欲安
民心不得不毀其臺也蓋離宮別館清虛閒敞人跡
既稀鬼物斯馮欲除其害不得復存其迹祖宗親盡
之廟壞而不葺葺之則爲譏况遊觀之所乎此載在
經義不爲無據者也夏父弗忌亂閔僖之次柳下惠
謂其必有天殃後弗忌死已葬而柩焚煙達椁外此
禮官失禮鬼神譴責之明驗也光武有事泰山欲因
武帝故封梁松固爭要其必改既封之後光武未受
其福而松被誅死史家以爲罪雖由身亦誣神之咎

何也朝廷之上行禮之地故以明禮爲大事古語曰
法吏侮法猶禮官侮禮也禮官逢迎人主誣神侮禮
能無譴乎左氏于躋僖一案既引論事君子之言又
引作詩君子之言又引仲尼之論再三舉似不一而
足深明其不可也此嘉靖諸臣所以寧受擯斥不敢
順旨行失禮之事也王莽之子非莽隔絕衛氏吳章
謂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夜持血
灑第門事覺而死苦諫猶是說理假鬼神則近邪魅
宜其陷于大逆而不可救也昔人謂鍾巫之祭足徵
淫祀無益桑田巫以明術自殺晉小臣以言夢爲殉
武帝炙胡巫上林胡不聞歟

有無

二氏之說以爲天地萬物皆虛空所生山河大地亦
妄見其所生夫閉一空器鎖一空室而云人物實其
中空瓶之中自生酒醴空釜之中自生饔飧此愚所
必不信也且也山河大地在人目前者猶妄又安得
其身已往其性則存者乎世人但知二氏之謬而不
舉一確然可據之理以證其失故終古莫勝張子則
舉易以證之以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業古今以來莫
非氣之充滿而推盪薰蒸以至于盛且久者皆天下
之實理也乘生生之氣以來既非自無而之有雖有

聚散死生而此理不息又安得舉山河大地盡歸剗
除以爲無乎以此闢二氏之妄最爲得之故學者不
可不明易也

異端之家無者必欲言其有有者必欲言其無吾儒
之書有無皆實理也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卽
理也理之所在不可以形器言不可以方隅言故曰
無極非若二氏之家并此理亦言無也先儒謂萬善
所以生萬事所以定莫非此理流行爲之根柢爲之
樞紐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人有此
身一日之間無一息不有仁義流行所謂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也而仁義又相資爲用所云互爲其根也

仁者萬物所資以爲生義者萬物所待以成用此太
極之理箸見于人身者若只從氣化言猶于人無益
也惟步步著實人然後能盡仁義之事而立仁義之
極故周子又以誠明之

吳澄之說言薦拔之非禮也今推其說而廣之爲善
之人旣與日月爭光何所事于薦拔爲惡之人旣已
淪于沙蟲亦恐薦拔無及若爲子孫者果知祖父所
行旣謬而畏冥冥之中必有譴責卽當改行邁迹以
贖其愆冥中之譴未必不可挽回祖父之過未必不
可洗滌若祖父未嘗有過而爲有過之疑因以生薦
拔之事是誣逝者以不白之寃也其父攘羊其子證

之猶見責于鄉黨況未之攘羊而輒誣之乎以此觀
薦拔之說果非釋氏之言其徒爲此惑人信矣嗟夫
虛無空幻乃聖賢之寇賊因果報應又釋老之奴隸
吾見世之好尚日下而智術益陋也

天道聚散存亡而已非有前後身之說也腐草爲螢
雀入大水爲蛤物或有之豈人生之謂乎且草之善
惡必不報之于螢雀之善惡必不報之于蛤形之化
者尙不能相及況形氣皆非其故者乎且其說以不
善爲沙蟲則螢之與雀皆沙蟲之屬也豈一一皆爲
惡之報乎若以爲有人性者雜乎其間則沙蟲之生
死誰司其籍而不爽其報乎西土之人好殺故釋氏

以慈忍矯之中國禮義之教其體無方其用無涯奚
取慈忍之一端乎裴頠曰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
難檢取難檢之義以愚人人亦爲所愚而不悟不求
益身心之故也若以踐履篤實爲務則異說無由進
矣

老子之意惟以柔弱退伏待天下之事絕不以人從
我以利權害以巧勝拙誠恐以人從我倘人有不從
則我不得踞其勝矣以利權害倘我專其利則人必
受其害受其害者必與我爲敵而我失其利矣以巧
勝拙人皆相競以巧彼此相加終無已時至其極也
必有一敗不如守拙得以常不敗也此三者皆處人

所不競之地以自伸其志而不受世途之阻撓者也
故其所言皆近情理絕不荒唐皆可循求絕不幻妄
所以古今用其說者亦可爲君爲相而致治平之休
獲賢哲之譽若讀莊子則使人放縱而犯義越禮之
事多讀釋氏則使人無所檢括而妄言誕說之徒亦
進故二家之說以爲號令則不雅以爲章奏則不法
絕與老子不同而嵇康梁武又覆車之在前者也
性命

在太虛之上謂之天形體所具謂之人天與人以氣
化相接而秉其陰陽剛柔之德是之謂性性之所居
有物開焉如第宅然是之謂心凡九州之內生物眾
多各得夫土壤之氣燥溼肥磽必因其產人爲天地
所生豈有不得天地之氣者得其氣卽得其理故凡
爲善人者莫不好仁而惡不仁好義而惡不義以此
知仁義之爲性也戰國之時與孟子論性者其人未
必皆象瞽瞍紂也而引象與瞽瞍紂以概夫天下之
爲堯舜爲微比者不引古之善人以明性偏引古之
不善人以誣性可謂喪其所受于天而酷嗜夫凶人
之德矣夫與人相期未至而思之是之謂思有所必
失建鼓而求之是之謂求兩國相比據圖籍以正疆
界設兵衛以嚴封守雖有強敵亦不能奪今人盡性
之功亦當有思有求有不可奪諸家之說樂放縱而

惡拘檢亾失而不求久曠而不思棄置不守爲物所奪宜乎河漢其說無所程于心也

命雖在天必與人事相稱人事有遠近高深而命無不應人事有洪纖曲直而命之所報無不當然則命也者隨人事得之不可謂在天也然天道聲臭莫測常默與人周旋人能惠迪則吉能不驕不傲則萬福來求惠迪從逆在前吉凶影響在後不驕不傲在前萬福來求在後所以動乎志氣見乎朕兆者又若天實爲之而驅人以從事焉以其由人事得之故曰君相可以造命以其動乎志氣見諸朕兆則天實爲之而君子不可不知命不可不畏天命也春秋列十二

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法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其書曰春秋所以舉中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仁義之中制其法人之喜怒哀樂動作威儀未必盡合于禮故必矯情從道以合仁義之中而人道始和人性始盡推而廣之五行之理則金火相革人事之變則湯武革命亦所以致中道也夫人事之中卽劉康公所謂命也若夫親者相殘仇者相好變化詭故不可前知以怨蒙賞以恩被戮憂喜迴穴不知所伏張單俱災顏冉速訖死生壽夭不可常測此人所謂命而不可謂知命阮逸曰德合于天而心復于性是謂知命命非

見性無能知性者少故知命者亦少也劉峻辨命非不善也王通猶以爲凡事歸諸命則人道廢矣蓋人能知命而後可言畏命能立命而後可順命也言行

謹言慎行非土木之偶首鼠之恭也凡道德文章功名事業貴乎在內者有以容納志量恢宏則容納多矣又貴在外者有所承載局面寬展則承載富矣執守不堅苦于易奪紛華美麗見之斯悅悅斯奪矣負荷不久傷于易敗歲月推遷志意潛移移斯敗矣容納不廣雖堅守無益執持不堅縱恢廓無成見義不爲器識之偏也中道而廢嗜欲之奪也若此者啟口

卽謬作事卽乖奚取謹言慎行哉理欲兩念自天子至庶人大略相同然有以理之名快欲之私者有以理之實近乎欲之名者亦有欲所不當然而防理所當然者又有推欲之私爲理之公者要之以己同人則欲之事皆可理行以人從己則理之機莫不蕩而爲欲何以明之人之動也必有所奉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君受命于天日用之間人事之節所受命者道也憂之與疑皆易理也有憂有疑濟物之心何憂何疑盡性之力遇災而懼有凶降名是謂有禮有禮者四鄰之望也怒以止亂巽以行權是謂有爲有爲者救世之略也步不踰尺則縱橫皆方折旋中規

矩則環佩鎗鳴是謂有度有度者萬民之表也賤而有恥者寵必不驕柔不可犯者強不可奪遠而不至孤立近而不涉諂媚有所矯拂因其勢而導之有所開示援其類而諷之有恩于人不可期其福不徼其報誠仁厚之德內結于心也如是之謂理而君子所當法也臨下不剛直則匡衡之居省門事上不和悅則蕭望之之輕丞相長傲遂非天性疏曠者可救學問頗僻者不可救富貴功名此中瑩通卽爲福此中蔽塞必爲禍詭僻之論偏倚之行古人所最忌今偏以此立名出于己者無所檢擇故責于人者無所程量志淫則賤物貴我心蕩則好奇尙怪以我之所同毀

眾之所同皆不祥之人也如是之謂欲而君子所當戒也君子不以謹慎爲恭而以理欲爲辨故凡有位之言皆法也無位之言皆業也法則不可任意業則不可苟居陳治亂之幾辨義理之微善惡以儆來事臧否以示後學大道爲公而非以自爲也重厚簡默不爲流俗所喜而有道者取之閉門卻掃未必免讒緘口內修讒無由至古人無絕物之教而有緘口之教也此君子立言之則也不炫鬻以求名不弛放以寄憤恬然若將終身使世不見其人人不知其美但安處其常常者分之所止也雖有高位不可不辭雖有盛名不可不避雖有大辱不容不蹈雖有小悔不

容不居惟以居心敬畏物情自服居心專一事功必成居心寬平人必從化是非之在人者勿存諸心怨尤之在己者勿忘其省勿存諸心之謂無我勿忘其省之謂內訟此君子制行之指也蓋君子一身所言所行皆思濟物是以不用于世良爲可惜若所具者無用之才所習者無用之業所處者無用之位如井泥不可食雖禽鳥亦不至矣進德居業而有此象其人亦不足惜矣

省克

養氣和平者必無勝物之心居心明淨者必無累心之欲無勝物之心故內公平而外和易無累心之物

故忘窮通而齊彼我矯思以正其身立義以正其思刻意爲善不溺志于所安謹身畏法不貪冒于所獲以剛爲體故守道必固以健爲用故遷善必速知仁義故重禮節厲廉恥故謹好惡樂天之謂順理知命之謂安分俗豔甚短故藐大人道味甚長故樂古制道義廣大不以絕物爲高道心精微常以謹嚴爲益雖其一生未必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不存盡善之心雖其一身未必遂有無過之日而不可不懷速改之志敬小慎微日積而聖如木生地中長而益高也意所便安之處使人氣弛而形放名所湊集之地使人勞形而苦神不好學則不懲前過不內省則不求

後益勢所可爲必不降伏其心故富貴之人往往多
驕心難自抑必不鄭重其身故責怨之人往往輕死
既喪羞惡之心必爲機變之巧無所檢束而日放其
心者不必有所利而後爲惡也私心未淨不能竭情
無隱欲心驟動必多陵節失序隨人而動自處已卑
一感卽應失身彌速若此者如火銷膏如溜穿石日
積損而不自知也易所云見龍在田者雖無風雨之
勢識者已知非池中物矣然非有殊尤絕高之行人
所不能惟君子獨能也其自愛也如愛器然既包藏
矣又什襲之其措躬也如行地然既審視矣又曳踵
焉不以德盛而傲其體不以行高而惰其志無愧于

心無欺于人無不周于事之用如是而已矣若夫警
戒震動之心人之大益存焉一事之難可以致終身
之易一身之否可以致舉世之泰嚴厲非安和之道
而于自治則有功也此省克之大端也

知天

上天止此清淑之氣流行不息人受之爲德仁義禮
智其條目也天無雜氣人無惡德故古先聖賢俯仰
二儀必合其德天地之德見乎其體天圓而動地方
而靜動者道之權也靜者道之經也天道無私故可
行權地道受成故宜守經健行坎止卽經權之顯然
告人者也聖人之德見乎仁智智者萬物不隔天地

之動體也仁者私意不畱天地之靜體也處己以靜接物以動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則與天地之闔闢相似歟而成之神而明之則與天地之往來相似有位施諸政治無位明乎教化則與天地之功用相似此聖人之合天者也天之心無不欲其順也人之心無不欲其利也聖人求義理之中以施事物之際使上下各安其分萬物各止其所所以成順致利和合天人也故言道德必本仁義禮智言禮樂必本中和之德言政治必審因革必崇愛敬言兵必尚仁言刑必遠申韓是之謂明道也人之體道凡屬嗜欲之類皆當以天道制其淫放凡屬禮義之流皆當以人

事策其怠惰天道人事可以相輔亦可以相制聖賢則得其相輔之力中人以下則得其相制之力聖賢嗜欲原薄限以節制則省克彌精此相輔也中人以下任性則流于淫放服禮則易于怠惰故必以天道節其嗜欲以人事策其懈怠此相制也矯情以從理安理以復性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有戒亦所謂相制也

立誠

進德之功在乎立誠誠身之事不過仁義禮智而已四德無欺卽至誠矣卽事卽物堅守四德而擴充行之卽無欺矣天道者誠之最著者也聖人之德取足

四端之中而天下之理充周有餘天之體也聖人之
行取則四端之中而天下之事汎應無差天之用也
人之所尊至天而極者以其爲德不欺而皆出于至
善又終古如是有不爽之誠也今有人焉其德皆善
而又終身如是則人而天矣神之清明者理也神之
昏濁者欲也念之眞實者理也念之虛假者欲也善
惡者理欲之謂也世之學者徒知善之當爲而非出
于至誠則往往有物以潛拒于其中徒知惡之當去
而非出于至誠則往往有故以默緩于其外又以爲
人所不見遂變其初念以從不肖之心又畏其不可
對人而藏之愈深以掩不肖之迹此學者所同病也

好學之士屏人獨處清夜夢覺之閒莫非善惡兩端
較量不輟事無大小一旦當前善則力行不善則速
改不刻勵于眾耳眾目之前不懈弛于隱微幽獨之
際然後物欲退聽所性常存是以無偏倚無昏濁無
係戀而足藏神明之用且能涵萬物包天地統人倫
而亦具萬彙之體體用兼備則天人之際往往相符
矣其始學也苦無進德之方但日去疵類自有進益
不能進德皆由不能去疵亟欲求美名而張之也稽
康阮籍喜談名理而窮理之功實疏故不屑爲尋常
之行亦不能入聖賢之室恃其才氣過人而處乎末
世鬱鬱不得意遂以遺世爲高竝欲自遺其身不知

一身可遺天下不可遺也有道者不惟不遺天下亦不遺其身謹持性所固有而培養之功與日俱增自己不樂爲放達之行矣蓋人之爲學無限敗德之事皆從虛浮華美之念觸類推盪而出爲之益熟則居之不疑用之益工則箴之不痛君子則不然人之得失卽己之成敗也人之顯見卽己之隱微也恐無以自觀故因人以及之因人以觀己則修己之功不在人後矣見善必取之知善必與之取之者所以自廣也與之者所以深造也蓋天地有自然之德君子體之加以必然之功所云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皆自勉以必至于是而非任其本質也其爲心也時時悚惕刻

刻提撕屏除嗜欲使神明不昏勤學好問使見聞日益揆度事理使精義入神樂近賢士使觀摩有助仁民愛物以廣其仁敬小慎微以進于道常存古人使心存而不馳勇于行義使氣振而不惰不摭華遺實不有初鮮終居以寬宏廣大行以敦厚篤實故有所企而日高有所望而日就不若參辰兩星各居其所終古不相近也

順義

窮理之功所以爲處事之地理之是非卽事之得失每事當前先舉而質諸理理定而參以時宜則經權皆備而無餘蘊此外利害得喪不可勝詰一涉揣摩

則執理之見常不勝從欲之見舍經權而計利害不
踰躓于當時卽指撻于後世蓋由止見利害所以不
見是非或見利思義常掩其非或見害思避常昧厥
是以利害之微明成是非之大暗則不式于義之過
也天地盈虛消息之理萬事萬物皆聽命焉人得其
理以爲進退存亡語默之節一動一靜無不與消長
同體則世路嶮巇可平易之爲書六十二卦陰陽相
錯惟乾坤爲純體以其純也故靜專動直平實易知
靜翕動闢簡要易行然而人才不齊事變多端專直
尙涉尤悔必參以委曲調劑纔得無戾翕闢猶有滲
漏必加以彌縫融洽纔得無閒分數稍差時宜稍乖

皆足害事故有道之士必以六十二卦之理斟酌補
救使陰陽相錯剛柔迭用又審諦乎天地人之位以
善措其專直翕闢之大而曲盡其彌縫調劑之細然
後天下大務得此始成生人大業得此始安至于時
措咸宜依然合乎易簡而足爲制事之準也故君子
處事有序者不紊其序有節者必案其節如人之有
形體不可倒置也如形體之有精華不可壅滯也心
之所安而有礙于義是意氣與情欲相翼而成其情
可嘉君子不以爲禮義之所在而心未安是事勢與
羣望相迫而起其事雖正君子不以爲誠故君子處
事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父爲子隱子

爲父隱門內之治也大義滅親誅不避兄辟內難而不辟外難門外之治也又當上下相應精粗俱到有帝王之君必有帝王之臣又必有帝王之民平日教化所漸未能醇一粹美一旦欲爲三代以上之事必也自相違戾有善心而無成事也不以己之非奪人之是故義所不克厭然而服不爲辱也尊行于上卑行于下是之謂順雖逆于事而理之所順卽心之所安不可謂逆也恩以情殺義以禮成情以勢屈道以力程恩以情殺者世近則恩深世遠則恩降故持論有寬嚴制治有疏密也義以禮成者不使無禮義之人主持有禮義之事其事雖逆其辭必順正辭所以

繩事也情以勢屈者小之事大賤之事貴情雖不憚勢所必斷又當屈情從勢不可以古法槩今事也道以力程者道所當爲必程其力力所不堪不可責以道不量力而施責非王道之平也善事以成爲福惡事以不成爲福善事將成而物敗之主其事者之不幸也惡事將成而物敗之主其事者蓋有天幸非人力所爲焉然事有未成卽敗者有必待旣成然後敗者勢未及重其敗甚易以其未重故禍福皆輕勢之旣重其事必成成而必反一敗塗地故其禍常重也凡舉事不義者寧速敗而禍輕乎寧倚勢速成終于必敗而禍重乎蓋任勢而處強者一不義足以滅之

無所謂強也此可先事決之不待事後者凡爲仁之事與義相輔有通其仁而義不與者以相濟爲輔非以相比爲輔也凝滯生于見理不明忿恨生于私欲未淨纖者舍大而取小吝者豐已而薄人皆由大義未通也聖賢舉事應物爲之軌則以清其原有以止天下縱欲之心雖羣情流放終不可奪所謂盡己心之經緯以齊人心之亂緒也故事雖未成而義已成不必更問其事事之所止卽爲義之所止亦不必過用其心以踰其義是以移風易俗而人不驚也且君子小人其舉事各有不同有小人儘可不嫌而君子不得不嫌者不可以成敗論也中古末世其舉事亦

各有不同有中古可以不防而末世不得不防者亦不可以成敗論也不義之事易世而後必反而歸正魯人崇逆祀而陽虎正之襄仲殺適立庶而季文子正之當其主事之初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所以難禦有君子者不與相抗藏其形聲待惡之旣稔事之將敗然後起而圖之否則讓其且成而畜力以圖幹轉否則俟其旣敗而晏然以收成功未必非聖賢所亟與也然古今剛明之人居心必誠敬措置必安善柔暗之人非幸福于回卽免難于苟故君子旣審事理之宜又當日新其德養成天德之剛勿近俗累之柔則善矣

辨智

凡處天下事因自然之勢則理卽在中自然之勢者如有山川自有高下流峙有形體自有視聽持行也若以意見穿鑿其閒與穿鑿其事以從己意小鑿小害大鑿大害周孔旣沒誰與正之君子任天下之事上有所承下有所施小智小信不能承上而施下是以謂之無用無用者僨事之局也濟物之功或須眾人之才智或須歲月之漸摩苟孤立則無與欲速則不達亦僨事之局也且貪心所至亦能結而成形畏心所奪亦能積而成勢剛果之才喜于有爲所見爲義者常在迅疾非躁于謀始則疏于鮮終也柔暗之

四百三十字

質賦性多私所見爲義者常主近利非幸福于同則免難于苟也性情雖正而學問不足自爲善事猶庶幾有成欲爲天下國家之事必爲儉人所用爲其學問未洽不能無蔽無以照破奸僞也學問雖優而義理未深以之談論充然有餘以之應事如負重任而行險阻號呼求助不假簡擇必有儉人乘幾而竊其柄爲其學問未實持論愈高去事愈遠也若此者亦僨事之局也事有經有權經權竝重量而後行經重權輕守經而已古人變禮之事則必謹之故非大賢不可語變變禮猶變古也以變奪常如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不安義理而欲以權略應變變態紛多

亦安知權略之所極哉故事之合義者人以罪我不
必求直雖暫免一時之詬恐貽終身之恥事之悖義
者人雖歸功不可承受恐徼片時之福終爲子孫之
累君子事無大小理無淺深以爲卽古人之事卽聖
賢之理一一求諸古人求諸聖賢使義理充周常在
戶庭之間形體之內心目之前毅然獨往坦然無疑
斯執事之善也求商賈之利者不得惡喧囂樂稼穡
之美者不得辭蘼蓑安棟宇之覆者不得去庭楹是
以雖異己者不可屏雖惡己者不可怒期于足以成
事而已公卿大夫能以治世之道自任雖其事有違
太平之制君子猶必嘉之以獎撓亂之功以行義爲

人所欺咎在人之相欺而非義之有過君子錄其義
而歸惡于相欺者以秉禮而致怒君子直其禮而惡
其怒以下犯下以小加大以詐取勝以劫爲功君子
以直厭不直擇其最甚者而惡之從其稍差次者而
姑貸之以無禮爲心而以有禮爲名君子略其無禮
而從其有禮蓋以禮厭非禮也同心爲善善必同同
心爲惡惡必遂故二人同心之事君子必謹而志之
以觀其終然輕細微渺之漸必生乖忤之咎所與旣
善又當忘小過以成大事也從義而失于後動者雖
有功而君子微其功謂其不赴義也從不義而失于
後動者雖有過而君子微其過謂其能畏義也以義

始而以利終竝所謂義喪之聞過而改知難而退慕道而返正則利端泯而義獨章如日出而氛消也見厄則矜遇難則排雖所爲未成而善意可嘉君子道達其意與成事者同喜怒以止亂也遷怒不已則反生亂君子喜無辟惑怒無忿疾莫不有益于世若此者皆以宏獎大義敦崇至教欲天下之人盡守禮而息爭勿扶禍而胥戕也舉事之道有舍小圖大者有積小致大者積小以高大就一人言也可小事不可大事就一世言也一身之善行惟當積小致大天下國家之業皆有吉有凶所生未有鄉里稱善士出門無險阻遂成濟世之功者君子讀易而識去惡之幾

焉益之上九有招禍之道蒙之上九收擊蒙之功益求益不已則爲眾所共怒故擊之者自外而來蒙蔽之極非教誨所開悟惟當擊而去之不使貽害斯人是謂爲寇不利而禦寇者利也蒙蔽之極孰有過于求益不已者彼有稔惡之實則此有奮擊之威故害可去而功可成擊蒙之義卽或擊之義其幾不可失也

鑒往

事有相去數百載而其迹大同者其善事必古今所同利也其不善事必古今所同患也君子觀于往事所以自鏡事至而有定見有成法學識充足取舍高

明所以應變無方而不局于器也故凡昔人已成之功惟大奸僥幸不足取法其他中才以上皆當求其所以成功之故使人效法以康濟世務遏絕亂略不可刻求多端以爲雖公而不忘私爲霸而不爲王使前世無完人往事無碩膚必如吾所說而後云至善也人之所云如是則善如是則否者要皆事後之論恣其口說者爾當時彼此相濟盡眾人之才智而僅至如彼者或是天意或是時宜不盡如後人哆然臆說絕無底止也如行路然竭一日之力僅可百里若坐談几席閒爲倍爲蓰惟所命之其實必不可行非不欲行也子產隨才器使衛靈公亦隨才器使孔子

皆取之聖門何嘗責人以必備乎且已往之事持論甚難有作事極是而持論必不可全是者有作事不盡是而持論必不可全非者故曰持論與處事爲二道事後與當事爲兩時未可以我見裁物也凡論世變卽窮所以致變之理傷世亂卽指所以救亂之方五經皆然故爲有用若語變而不窮其理則無以防之于未然後之于初萌傷亂而不爲之救則徒爲譏刺詬厲而不能出諸水火登諸衽席雖極陳痛切終無益也孔子稱管仲之仁而以功效實之夫功效何以遂爲仁也天下大亂非人不定有能定者則與聖人同功同功則同德又何疑焉漢高以下未必有當

聖門之學而以孔子仁管仲律之則功之所在德亦歸焉何必劣于湯武然五霸之事則實有可議者故管仲所以爲器小五霸所以爲三王罪人也蓋三王之政巡狩述職有聲名文物之華省耕省斂有上下相親之事又且慶賞平施威福與眾共之而非以自爲也五伯專以兵力迫脇弱小哀集其威以自尊大使先王彬彬有禮之天下親上死長出作入息之人心一旦強力把持變其世局後人踵其事爲亂者不止一端疆圉遼遠壅蔽易生尊卑隔絕吏爲殘賊眾情離叛機巧相應歸咎其端不罪五伯而誰罪哉君子論世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善始治也先王大

治之天下至五伯始亂五伯已亂之天下得漢高始治不正五伯之罪無以遏亂源不獎近代之功無以尊反正不可一槩刻覈以成無用之學術也故持論之法表未成之事以達賢者之心明有勢之恥以賤不肖之行隱未著之惡而從事之正與文之順以存禮義之大防不使行善者有後患以全終始之義誅意不誅事以示探端知緒絕惡于微也惡惡卽始謂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善善樂終美賢者之有終而不毀其成惡則窒之于前善則推之于後皆愛人無已也以不正遇禍者雖趨死于義猶必致其責謂義重于生也在內之惡有所必不可容在外之惡有所

不必盡責故有誅責之誅有誅絕之誅或絕去其身
或絕去其世要皆性情之正王道之平也若不恤事
理不取聖證謾云人所已言我不必言人所能言我
不屑言別求過人之論取高于世此務勝不休棄常
而取異者也蓋有益于世者爲正論破壞義理者爲
怪說苟無益于世卽破壞義理戰國之士皆舍常而
語變所以爲世道之憂也不以一己私欲亂天下公
理不以一時偏重反古今常道則學術章明禮義森
列民有定志法無二門天下之亂無由而生此聖賢
明義理以正人心之本指也楚莊王篤于義而薄于
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晉景公高齊侯之義率諸侯

返汶陽之田士勾恩足動孝子之思義足服他國之
君自此以後兵事寢伏數年不起皆君子所深嘉以
爲合義也范雎傾穰侯事之變也昭王因以收其權
王允誅董卓事之正也漢帝由此失其勢其故何也
昭王用范雎非范雎用昭王也王允用漢帝非漢帝
用王允也故操柄在君則順而有功操柄在臣則逆
而多患同乎執有罪也以宰臣窮討大俠則罪人誰
敢不畏以討俠贖子罪則罪人不復畏矣同乎連姻
帝室也以右將軍從孫女女皇曾孫則盛滿宜避以
暴室裔夫女女皇孫則不必避也此在義不義之間
相鄰甚近而相背絕遠君子所當深辨也君多內寵

其子必結妻家爲援庸人或賴此依附賢者則義所不爲第謀國之計與謀身不同雖其理可以相通而其事亦當有辨謀國之計有當冒險難者槩以萬全處之反失策而生事義有小大則事有是非此君子所當辨也人君用賞罰有宜在事前者有宜在事後者在事前者所以作民庶之氣在事後者所以垂國家之法人未作氣而先以垂法格之是吝賞而違立功之幾也事有定體而先以破例悅之是濫恩而賈半途之廢也勢有輕重則義有先後亦君子所當辨也卽趙盾之事可見儉約之衛勝重門擊柝焉可知素行慈惠足禦大難焉可知人君之前不當拔劍焉

卽蕭何之事可知人主取天下以根本爲重焉可知事定論功以安大計爲先焉可知功成事主亦必有道有術未可全恃故舊之恩焉高帝安心蜀漢以平一時之憾而天下大勢卒不能去漢而他屬初定咸陽封宮室府庫置而不取此二事者一則程子所云物來而順應姑置其怒以觀理之是非者也一則聖賢理欲之介所謂利與善之閒也此義之所在散在眾事惟君子能集之者也義之所在惟聖人則無憾弑君之人有當討之義告老之臣有謀國之義聖人之道要使天下之人盡知大義則必從大義行之而出問罪之師若身任行閒而用矛決戰必非聖人事

也今之人猶古之人古之時勢猶今之時勢孔子之義止于請討請纓奪符非所當爲安得以我戰則克一語推而廣之以爲齊魯兵交聖人自有妙用哉取讒人而誅之良快人情然既誅之後恩怨施易尙多不測大家巨室積釁相構祁勝卻宛之難作賢者豈能一朝居乎不如安命之說使直道猶存小人自警所益亦不細也此二事者大義之的以省括而止未可雜以己見深求事外也若夫縱橫之說古無此學自蘇張發其端相傳百餘載直至封建變爲郡縣而此風始息蓋從來主持世道者皆從社稷民生起見卽商鞅之惡猶未離此原本獨二子者但致金組尊

榮不顧有國禍福又必不居一國而後可逃遁曲全其勢不傾危險詐不可得也大抵人品心術至戰國時喪盡後世之亂蓋不至此其故起于境壤太分人生其閒不揣摩捭闔朝秦暮楚無以自全乃知封建之廢雖曰壞先王之法然縱橫惡俗非盡去封建不能割絕也刑名之學若鼂錯韓非皆賦性深峭而所學又非先王之正道是以人不能堪禍集其身雖或幸免于當時而子孫亦不昌以其與天地之心不相似也忌克險賊者亦然

測來

處事之道既欲無私又欲有常二者皆成事之本而

有常之故又在日新日新厥德則行必有常矣君子行有坊表言有準則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皆日新厥德之符也物之自致其極者必有反復之時以人力累之使至極者不移時而見傾危聖賢于將盡之氣則持之以謙所以陰爲哀減不使至于極若其勢本不極而欲以人事趣之則聖賢所必不爲不待裁抑而後然也今人爲善皆出有心或有利而爲之或有待而後爲之或爲之而不能忘諸心或爲之而不能廣大其心皆所云出于有心也雖初念未然轉念未有不然後其已然而後措諸行事故事事皆有心也聖賢則不然以爲舉事之先有意立名以正其義有

意卽爲謀利非正義也舉事之後有故立說以明其道有故卽爲計功非明道也且纔言道義又言功利必就功利念多就道義念少雖加截斷只畱一路則學問把持之力耳聖人以神道設教非乞靈于神也得神道于身也誠中形外神之道也五經爛熟則義必精人見爲事者在我皆見爲理見其理而往從之故曰精義致用眾理既備則德必大故靜之所謂神者卽動之所謂化立人達人皆是也故曰大德敦化不必趨吉避凶但勝之以道真能有道于身則吉凶消長之故皆確然有可持循而不致矣發其所發見未有不能安天下奠斯民者若夫賢人君子則從吉

凶消長之間磨礪砥礪而後成蓋英雄之士道德之
儒總不離乎消長進退之理也度時之宜而處以卑
下受其垢汙使羣物毒害之氣別有所鍾而不能相
及真實無妄不掩疵瑕有過如日月之食而無累于
志若此者所謂天道也人雖賢智豈能違天乎以人
從天則吉凶悔吝皆有道以勝之不能害吾事之成
矣易曰吉凶生大業此之謂也

明戒

有一代之法有百代之法有終歲之計有百年之計
一代之法因時勢陵夷而救弊也百代之法綱常典禮不
以時勢爲輕重也得失在一時者以一時之法決之

四百三十九字

得失在百年者以百年之計決之則不爽于義矣凡
尊者行事而不遂乃發端原不善也百年之計以一
朝之利昧之萬人之事以一人之臆脅之重怒深怨
罅隙竝生與賤人同事則受賤人之名與惡人同事
則受惡人之名與亂人同事則受亂人之名有其事
則不得辭其名也夫兵作于外爲寇于內爲亂人之
不義猶寇也己之不義猶亂也寇猶及人亂必自及
己之不義而欲責義于人終自及也己則無禮而惡
人之行禮亦自及也己不深謀而怒人之咎以無謀
亦必自及也有其相及之理則必有相及之勢與相
及之端非智計所能弭也夫氣皆產于黃鍾數皆起

于杪忽故作事謀始不可不戒也因人之力以成勢
勢成而背之以趨利是失其天性而不仁也與人共
事見利而背之以自私失其助而孤立孤立則勢失
而事不成是有成事之機而自棄之爲不智也計慮
熟定則舉動暇整中道而易慮常苦急遽無序倉皇
不寧是以閒定之謀自納于紛亂三者舉事之戒也
凡處大事從道而不從眾所以崇理而不崇勢也崇
理不崇勢故有勢者不得以非禮使人人亦不得棄
禮而崇之戲言戲動出于有心既已有心卽不得謂
非己之過又安能免人之怒過言過動出于無心既
已無心卽不必認爲己失而專事覆匿急改之可也

貧賤胥靡之生未必可好而好生之心與人無不同
也險陂私謁之惡未必人人皆懼其害而險陂私謁
之惡則人人所同也常人喜于有身而不思保身之
難賢者可以無禍而常恐得禍之易故凡事之不必
爲者卽屬可已勢所必屈一忍而身心泰焉或政亂
而示人以卻或詞激而激人以怒或志貪而取非其
有皆有以動其不服之心而恣其抗衡之志不論小
之事大賤之事貴也漢文帝于南粵全以肫懇謙讓
開誠布公行之宜其不敢違命而奄然臣服善處事
者以此通之則寡怨于世矣

決幾

昔人論治亂興亡若土崩瓦解之喻可謂明于事勢而助人決幾之智故論世者取哀焉秦之亂起于民不安漢之亂生于臣不軌故漢之臣天所不祐終于亡身喪家爲世大戮秦民因虐政所迫救死不暇雖有不順之迹本無犯上之心主于逃死而非亟于作賊是以天心猶憐恤焉故秦曰土崩漢曰瓦解土崩者潰于下如山之頽如地之陷非人力所能扞瓦解者墜于上如棟之橈如柱之折猶可人力扶援也秦隋之亡亂自下起故一夫勃發社稷爲墟若夫漢之王莽斲得而復失唐之河北勢窮數盡而後失秦隋之亂生于民漢唐之亂發于臣觀成敗延促之期亦

四百三十八字

土崩瓦解之別也子張十世之間欲得後世興亡之迹若漢人所言符命也夫子告之以禮禮亡則國家隨之此革代之期也禮失則百度從之此治亂之幾也秉禮者形勢雖弱不失爲宗國棄禮者雖帝王之裔降而卽于夷此聖人所治以告天下萬世而息圖度帝命之妄想者也班彪之論發其微矣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孔孟二說何難易懸絕若此蓋孔子之時封建未廢世臣大家各執國柄采地遍天下兵甲之備取足其中旣以奉公亦用自衛不甘心拱手而受命於人雖齊桓晉文僅能率諸侯尊周不能令五服四朝六載

時巡如文武時也此時欲行先王之道非以禮教信義漸摩人心安能粹然一出于正歸命宗周無二心乎此其事決非歲月之功故又曰必世後仁也若孟子時封建之籍已去世臣大家不復主張國事采地盡歸兼并將相別起白衣周室之微不足繫屬天下海內之勢亦將漸合于一一切跋扈強禦皆不必慮但能實行仁政卽如風之偃草席卷天下無難是以易也故先王封建良爲磐石之基人事難移卽天命不易改孔子之言信而有徵彼郡縣之法名曰天下一家實則一姓孤立故有五載而成帝業匹夫而爲侯王者孟子之言豈虛語哉六國之時天下未定人

人各有自帝之心擁兵之主觀敵稍弱則欲取而有之值其強盛又不能相下僥倖求逞是以戰爭滋多生民塗炭夫小大強弱之形非人所爲亦天所設也天既殊以小大之形卽予以兼覆之理大之字小小之事大亦天理自然不以人事倒置而後可自安所以混一之主必與天合德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帝臨汝勿二汝心蓋由平日以天自處或率性自合或勉強從善率性者天之仁覆勉強者天之健行也克當天心而後可膺天命豈容圖度哉大國必欲兼并小國不能下人其終至于搏戰無日務勝不休所值莫非危途義理所在時勢所歸而強與爭其終必不

可爭而爲眾鏑所射雖孔孟如之何哉國有可亾之道天變見于上而不畏百姓怨于下而不恤賢人遁于野不知收羅是必亾者也民間之俗奸巧詐僞偷薄苟且仇讐怨疾以下犯上以淫破義去順效逆習以爲常日甚一日是必亾者也佞諛之臣充滿位宁盜攘之風徧于郊甸奸慝之行通于上下貨賂之資盈于道路外實內虛上溢下匿是必亾者也朝端無忠謇之言遠近無仁愛之聲宗族無本根之庇閭井無困倉之儲方州無循良之望境日蹙而徵調多民已愁而帑藏富田疇荒而宮室修是必亾者也倉卒擾攘之際固有舉事無成而可觀人心者陳涉更始

是也雖戎首無成事之望而成事之局見端于此故明于大計者資焉爲人所不能爲則人不得爲其所爲光武單車臨河北非有可因之兵結人之財也將卒糧饟取諸邂逅間故能馳騁如意若步步次且處處屯積如富家翁行徑出門咫尺資斧帷帳必從萬無成事之理賈復有云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亾六國是也又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欲任天下之難事而欲以安坐致之賈復所云六國之覆轍也天下未定有大志者必不耽片時之安高祖遣酈生說齊雖下七十餘城終非上策也田氏兄弟尙存豈能斂衽而事漢暫時雖

定終必戰爭不如乘兵威以破之則後此遂無事此
韓信所以決從蒯通之言而高祖亦不罪其喪鄢生
也田廣一聞好語卽飲酒罷兵此其人可與謀大功
乎若田橫兄弟僅能得士而濟世安民之理全不講
求局面既定故終以身殉之此亦何足惜者荆邯曰
前死而就功猶愈卻就滅亡此羣雄所不能曉也至
于人民處此趨避尤重雖曰觀天命者觀乎人情然
而人情多私未必卽天命之公八百諸侯之會豈皆
迫于勢而貪于利益有天命主張其閒然甲子以前
此事猶未定宜審擇所從或取聖證或本經義不可
隨眾人耳目妄自委投蘇竟曰俗儒末學醉醒不分

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
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張子所云閒不容髮宜
深長思也凡應運而興者必反勝國所爲勝國最弊
之政卽後王急務之仁也弊在上者不能自矯其情
弊在下者不能痛絕其奸因循苟且略施仁愛理欲
竝用新故相雜雖僞定一時終非天心所屬有大力
者挈之而趨將若之何蓋一君之始天下之事一新
故變一稱元一歲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變一稱正
自公卿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奉爲
初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無不翕然更始共由此道
故王者不追治前事有卽位之赦以示更新天下之

人亦當洗心易慮爲之一變以順天而從王若上爲區區小仁下仍間左故俗皆曰怙亂非吉祥也

張華蓮校字

陶炯照覆校

丁兆松覆校

讀書說卷三終

二百八十九字

讀書說卷四之上

天門胡承諾著

君德

人主所當學者四帝王精一之傳一也治天下大經大法二也古今治亂之迹三也天人感格精微之際四也精一之傳道所在也大經大法法所在也治亂之迹事也天人之際理也道與理治內事與法治外內外交脩學問之道備矣性之所具雖美加存養之功則益瑩故匡衡曰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今侍從日講古所云常伯之職也昔四輔既備成王鮮有過事漢成帝時爲經師者朝夕入說尚書論

語金華殿中又詔親侍之臣皆受經於碩師既無作
輟之期又非隨牒而遷故枉君側者莫非端士入君
耳者莫非善言孟子一暴十寒一傅眾咻之喻適可
正明代經筵之失但其語太直廷臣不敢顯陳人君
取而書諸講幄閒亦聖德之助也朱穆曰人君不可
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天地之氣以正而和
以邪而乖君德亦如是君德既正和氣盈于兩閒人
則相親相愛物則並茂並育君德不正乖氣盈于兩
閒人則相戕相害物則弱肉彊食故爲君之道必使
正氣充于人心則太和洽于天地置輔建親所以佐
助居正之業聽言納諫所以匡扶不正之失執大本

長庶物與元同體故稱元年秉直心杖大義常行正
道故稱正月不以人之情欲害其天德使純健之體
無所虧損故稱體天行健而自強不息也王者無外
其令既出卽無不成之事故王者之令不可輕出當
以義爲質而又協諸輿情所用器物皆無虛設必象
天地四方或以色象或以形象要使色皆正色形皆
正體也清廟盡飾以茅屋存古大路致美以越席示
儉事天則欽翼祗栗承親則溫恭敬順臨朝則端正
儼恪享下則嘉惠和悅物有其則禮有其文所謂威
儀也時當豐美則交於萬物者亦當稱其富厚故天
下已洽不可不興禮樂使苟且粗疏鄙儂僇儻舉世

惘然無溫文之度否則奢侈僭擬恣情極欲舉世蕩
然無法制之守也脩省變異自有經義不可齋醮祈
禳開淫祀之端縱囚肆赦決僥倖之竇時巡省方順
天而動不可因嬖幸之請輕法駕之尊使若輩張威
郡邑攬權道路綱目書巡行二十九皆譏也雖曰人
君不可以我累物故以勞居逸則無爲而治以逸居
逸則叢脞而亂桓公有憂中國之心江人黃人不召
而至迨其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不可如齊之桓公唐
之玄宗慎始渝終因致禍亂也勿受嬖幸獻進勿爲
嬖幸徵發凡節儉約省之事出自君心考諸聖學毅
然爲之不可與臣下商畧謀及臣下則從道不堅不

四百六十五字

勝懲患之言矣慎己所獨嚮察眾所共疑爲民害者
忍而除之賢之旣得者稱天以用之百姓無知犯法
者罪己以訓敕之敬慎所未見竦懼所未聞或刻盤
杆或銘戶牖不可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畱於非正使
賢智竊歎百姓愁苦朝有小明之悔野有大東之怨
也廣擇賢才使盡其謀慮關自宰相使審其當否古
人有云謀從眾則合天心唐太宗曰循正而行自與
吉會不可綜摭眾事備畏臣下使君臣相猜奸邪並
進馴致政令煩多前後相承省覽不給羣下因以生
弊緩急重輕皆能爲害章雖下而有司不復以待賄
賂之至也人君非躬嗜殺也以攻城得地快心不恤

民之死生離散卽嗜殺也或畏人不服而宿兵以威之嚴刑峻法以防之亦嗜殺也土木之役玩好之聚轉死滿山谷流冗盈道路亦嗜殺也聖明之君不但無罪之人不以膏草野天下大定而省刑薄斂之心無日忘之至於若朽索馭六馬戰兢臨淵谷以心所感發之理通於感所未形以理所必然之心矯乎情所欲肆不惟不忍取敵國之民以益吾民之數亦不必殺一方之民以救天下之民而後爲不嗜殺也喜怒哀樂不失其節是以調和萬民變理天地若於此或倒置必天下害氣有結爲世運者君身喜怒哀樂爲害氣所馮是以當喜者怒當哀者樂不自知而發

四百六十五字

悲憫於小物亦不自知而貽大害於萬物也不可居心不敬役於耳目使精爽或馳而百度失貞也國語載厲王二事一監謗也一專利也以專利之心張監謗之網卽以監謗之威盈專利之欲然非曰吾敢於爲此也專利則眞見匱乏而後專之監謗則眞見不道而後監之果匱乏耶果不道耶抑操是心而不可饜足不可容忍耶必也布利而懼難布利者不必推所有以與人因天地所生之物養天地所生之人不曰此吾土地所生惟吾所用而以其餘予人也懼難者不必多疑民之不可駕馭惟以天下耳目助枉己聰明不曰此固非所宜言是爲大不敬是爲大不道

而爲法所必取也不可使邪臣窺其意奸民探其緒
假衛巫以大權擅榮夷以厚利也

內庭

漢高祖卽位踰年而太公名號未定家令之言以諷
諫也高祖善其言而賜之金賞其緣彼而備禮於所
尊且以示天下後世之法則也文王之德所以至於
極盛者上有聖母其成之者遠內有賢妻其助之者
深故祀先宜家各得其道閨門之內極其和宗廟之
中極其敬屋漏隱微之際莫非道義一飯之頃未嘗
違仁倉卒之際非禮不動也禮稱一娶九女所以極
陽數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女未可行則待年於

四百四十字

母家所以絕求望塞非常自此之後雖缺不補所以
省約燕私長保期頤也杜欽舉此以進成帝蓋舉前
代之約以正後世之奢防閑之意寓於不言使人情
安於所習而不覺其難也王鳳循故事而不能用後
世遂無稱引此說者矣宮闈之內求賢審官於臣下
勤勞分別大小而賞勞之此女主佐治之事趨走承
順小勤小勞也奉職守官大勤大勞也所謂求賢審
官者止此而已后能辨此則識度過人必克贊成帝
業至於黜陟薦引則非女主之事不得以險詖私謁
干預外廷之權也總之西漢之時猶有窈窕德象女
師諸篇爲後宮所誦習班婕妤好賦云陳女圖以鏡監

顧女史而問詩是也後世女訓無聞椒房無所取則成帝雖減其用度而身爲侈靡宮中之寵後來居上是以匹婦之說不可勝聽漢庭之亂不可勝救也禮以己恕人故天子之后父母猶得而子之不奪人親之義也不使后族與政蓋有深意見於經者宋三世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親者出奔國家廓若無人朝廷久空疾其末者正其本故春秋舉以爲戒而天戒亦有螽死墮地之象見於史者元后寵任諸弟遂至家國俱喪東京之事一梁氏壞之有餘故范史云商恨善柔冀遂貪亂皆其事也解光所奏趙昭儀害嗣之事皆在哀帝卽位赦書之前故引

四百六十五字

齊桓誅哀姜元帝不赦發長陵傅夫人冢二事以明事關大逆雖有詔恩不得原也耿育之疏其爲邪說甚明史家胡以不刪大抵朝廷每有一事必有人焉倡無禮之言爲奸人解網上熒主聽下亂國法所云言僞而辯王法所必誅也哀帝於此能如叔孫昭子不以豎牛爲功蔽罪趙氏固云甚善或姑貸趙氏以全私恩但將耿育伏罔上之誅則漢家之事猶可振起惟沾沾欲報趙氏之德而忘劉氏之仇縱邪臣妄說誑亂後世天下已窺其無能祖宗亦不享其禮祀矣班氏詳載育疏以著其案使萬世共罪之也

東朝

三王位三公於世子之上春秋尊世子於三公之上雖禮之威儀各有宜適總不若秦漢而後有常尊者與前星之天象符也春秋書子同生喜有正也雖未正位必舉以禮明示竟內以定民志亦重本尊祖之義天子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必就學於外者尊人倫之師重先王之道也及其正位東宮特置太傅一官職輔導之事禮敬如師而不領官屬官屬則少傅領之示不臣也所以張敞才輕謂非師傅之器陰侯戚里終同視陋之嫌又選文學之士必端其心術程其器識望其威儀薰其德性坐

則誦詩書行則習禮容不習慘刻之學不取浮華之譽不參比周之黨所謂承華之闥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直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大學蓋言前後左右莫非正人也有所欲爲之事必先考諸師傅之訓訓所素具而後導其爲也有所欲致之物必先稽諸肄習之業業所不悖而後爲之致也恩有相及之序齒有長幼之節以貴德尙賢爲他日用人之本以上德尊爵爲他日慎名器裁恩倖之本要使受正人君子訓迪而無疾怒之心行孝弟仁義恭敬愷悌之事而皆出乎天性之自然故易曰黃離元吉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之道順

成其業是以大吉也又朝臣不可私侍太子恐有君老之嫌宿衛之臣不可往來東宮恐有宮甲之嫌詹事之官不可罷恐有儲位不以時定之嫌其或軍國重事命太子總領者臣下奏章仍於御前啟封太子先閱大綱從旁參決予奪可否仍以父命行之非謂全不達御太子自決也至於尤不可者將兵與受方面之任也蓋太子居外必嬖子居內爲國人所窺皆有二心奪適之事宮內造端宮外響應者不謀而至此最危之舉也秦人嫡子初生不令人以名他日或有餘子則擇其勇猛者爲嗣故春秋秦君之卒多不書名外之也惟營稻得書名錄其賢也漢元帝之生

在宣帝潛邸中宣帝卽位卽當正東朝之禮何以霍光秉政不行此事遲至光死之後然後行之光之不學無術不其然乎晉襄公卒國無定儲爲大臣者遂欲舍子而他立人持一議各有所私終於不可行而生鄰國之難雖諸臣謀事之過亦襄公不蚤建之失也衛襄世子有惡疾迨公將薨乃命其臣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敬嬴私事襄仲而屬其子是以嫡子見殺皆危道也宋太宗賢君而立儲一事極其猶豫大漸之時幾有齊桓之禍賴呂端持正僅得無事脫遇史彌遠將如之何此臣下所不敢言人君當自觀省者也

藩邸

朝廷之上親有常恩賢有常任親者自親不必侵賢之職賢自爲賢不必賴親之寵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聃季同登三事五叔無官是其義也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事展親在位子弟皆蚤任以權是以童昏並進驕奢累積沈溺放恣之欲晏安酖毒之病往往極其所至而家國俱害適足爲世戒也春秋之文公子貫於先君惟世子母弟以今君錄之親親之義也親親則直致之有涉於民必立法以善後不以小忿廢懿親親親也不以私恩貽民患仁民也不以愛親殘其民不以愛民妨其親誠信之中

四百二十九字

自生經制享崇高之奉無治民之責立法善後無過於此漢初藩國之制天子獨爲置丞相其王國之官自內史以下皆得自除諸王又於許除之外私置御史廷尉博士之屬所云內史以下守土之官也徵其租稅者也御史諸官皆其自置則法令刑辟選舉之權悉不領於天子是以謂之外重吳楚之後一切奪之山海之利亦不使專而後合於古非過刻也甸師之制所不可廢惟景王殺佞夫誠爲不友又在父服之內思慕之中而害先君遺體故君子深惡之以爲失子行也鄭伯失教叔段畔逆二人各有曲直孔穎達持論甚平漢諸王擅爵人赦死罪而天子不禁已

乃墜骨肉之屬而抗到之笞服其臣使證其君故中山有聞樂之泣君子傷之六朝則假以重權權重而禽獮秦隋則御以嚴威威積而草薶皆失先王之意而行其私意者也褚遂良一言而藩服之禍遂得末滅是以君子有取焉明太祖取天下於元人故其隱衷惟以防胡爲亟又卽位未幾卽有奸臣之誅故其心又以防奸爲亟晚年所以重諸王之權者蓋以外扞元孽內禦奸邪也此其爲心原與眾建諸侯以固磐石之義不同故一覽葉伯臣疏卽以離閒致罪蓋大拂其指而疑爲宰輔游說不但非所宜言也易世而後爲宗社計長久亦當上體高皇之意徐參賈生

四百六十五字

等謀國之說要以權歸朝廷統一大宗雖以漸圖之不爲失時夫賈生取譬髀髀斧斤何嘗不欲以漢法整齊諸王但以賈生行之必有次第不失禮讓之風鼂錯則鹵莽急遽無仁恩和義所以藩臣倍叛而景帝亦寒心兩宮閒矣當建文君卽位未及踰年改元數月之間卽殺一王廢二王能久不知當時謀國諸臣操斧斤以剗髀髀者何若是峻烈不惟不得賈生之意視鼂錯爲更遽謂之何哉謂諸君子爲失計固不可謂得處事之宜於以安社稷定國家免生民於湯火弭忠貞之誅夷亦未可許也大抵後人學問彷彿古人未審義理之實不諳緩急之際居多往

往以此誤國而身名殉之故精義之學尤處事槩獲也賈生爲文帝謀所以彈壓諸侯瞭如指掌以移事觀之無不符合蓋生之計欲文帝王其兩子於淮之南北自淮以南至江爲一國自淮以北至河爲一國而以帝二子居之以輔翼太子此二國者橫絕中土三吳三齊皆在其外長安之勢益固此勝算也文帝但從淮北之計而以地益梁北至泰山西至高陽徙淮陽王武居之謂之梁王未嘗從其淮以南爲一國之計亦未徙代王參於淮土是從誼計者半未從者半也蓋文帝處心積慮不忍絕淮南厲王之封欲以故地王其三子故不從誼計數年之後卒王之誼復

四百六十五字

極陳其禍當時亦不省也觀後日吳楚反時止一梁王抗其鋒而江北之王未聞與梁爲犄角以淮南三子非梁至親故不救助也若文帝徙代王居此梁代二國手足相救其抗禦吳楚更易爲力且形勢既壯未必不先折其謀不敢合從西向矣然後知賈生計果善也至於藩王自處亦良有法河閒獻王以禮樂爲學史家稱其大雅不羣東平孝王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遂爲古今賢王之首稱北海王睦因永平中法憲頗峻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常遣中大夫入朝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詞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

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耽其匿迹若此此三王者禍何由至乎范氏引晏子幅利之說而美明帝節諸子歲租亦救敗保終之篤論也若淮南王安文章之士與畔逆相距懸絕而爲賓客所誤引而卽於畔逆若跬步焉樂浮華遠篤實也夫浮華則志奢奢則不孫宜其於畔逆之路一引卽去耳宗祿之法苦無善制明末最受其敝必也五世之內受祿天子五世以外親盡則祿亦盡聽其自爲生計但存厥屬籍以免婚嫁之瀆族類之夷加以復除身家稍別黎庶爾此外亦無可如何也若賈誼之書亦曰地盡而止

四百六十五字

未聞更益以地以待生齒之繁且漢劉輔唐李石未聞養以宗祿也可類推矣

戚里

后父重於帝舅妻黨昵於母黨此末世敝俗非先王典制漢成帝初基后父帝舅同執國柄杜欽慮其輕細微妙之漸必生乖忤說王鳳推讓許嘉可免霍上官之隙且弭懿爽之釁豈非良策然使舉朝共美鳳讓人主信之愈堅而大委任焉亦可巧奪許氏之權又非必非其隱情也成帝獨反俗情不用后家而用母家自以爲盛德之事不思盛德之事非勤慎警敏不能行也身溺晏安委政外庭后家母家同一轍耳

晏安既久禍發有日焉可救哉王鳳飾美名而大權歸成帝矯常情而大寶替雖事機之變亦運命之奇也西漢之亂始於呂而終於王中閒武安博陸許史丁傅相續不絕履危者數矣故卒以此隕喪可不鑒歟明代垂典勳戚不聞政事故無兩漢之禍則初服貽謀善矣成就外戚令德不可不謹其交游蓋以貴戚好客誠爲懿行然游其門者必非安靜守約之士多屬瑕釁禁錮之人又且更相牽引轉相販賣其徒日多其勢日熾至於如此必有黷貨倚勢之行見諸民間達於朝廷而災禍立至延蔓生焉漢文帝選長者有行與二竇游處二人皆爲退讓君子陰興好施

接賓而門無俠客所不好者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所厚善者知其華而少實但私以財終不爲言謹慎如此然賓客猶有廢徙者故明帝曰傾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也若馮奉世父子並居朝廷論者謂器能皆當其位非用女寵所得郭况之家雖有金穴之號要皆出自賞賜非求取請謁所致陰興對貴人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王侯取婦盼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此古今美談後代準則也其餘帝室之親王信好酒田氏兄弟以貪名脩成子仲橫於京師許史子弟比周中官以陷賢相定陵罪至大逆竇憲立功荒外而以末釁損其實梁

商愿謹自終而以凶嗣隕其世風斯下矣此列辟待之無法寵至而生驕也

治化

君子治天下且無言致人感化當先盡其區畫之心區畫不善使羣下同具之心反爲上人設施乖方俾喜怒哀樂一切抑鬱不遂下情所以憤歎上指所以格阻也區畫之方當以我與人相較量隨吾身所值上下四方各處乎當然之位遂其當得之願又以人與人相較量雖千萬人之紛雜而親疏厚薄隆殺先後皆予以不爽不使滲漉倒置而在此有餘在彼不足也後世治績所以不如古者其所云利民者未必

四百三十七字

卽古人所以致治之事所云不以害民者未必卽古人所以防亂之事此由學之不講不能知治亂之本也且所云利民而欲施者未必眞出利民之心所云害民而欲去者未必眞出不忍害民之心此由私之未盡不能得性情之正也故其道必先積學以明理不貽害於興利中又在修身以去私不以利民爲自利之門俾所行之事有名無實有始無終而與於不仁之甚也故措諸政事惟當順天之命成人之性好生惡殺所以順命也正紀綱重倫常本教化所以成性也心存乎天故無偏頗政法乎古故無謬戾以此施行然後風俗齊學術端上可以持一統下可以守

一法紀之以文物宣之以聲教發之以光明不取小惠教化久則無貪人不取小恩施澤久則無刑人其爲號令也勸誘多而督責少是以九經之事曰勸者六所謂事業皆在制禮作樂之中禮不以玉帛治臻皇極則禮作矣樂不以聲器仁及飛走則樂作矣又在仁義禮智中仁無爲而治智與禮防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易曰利物足以和義思其所行必合於義則自然之利必及於物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非計利而爲之也不反天地之性與自然之位也治天下而行善政亦自然之位與天地之性也是以入人甚深而共爲君子此順命成性之效也

四百六十六字

其或措置無法使綱紀文章蕩然泯然羣臣百姓無所遵守人自爲政各行其私則無以救一世於湯火或內極嗜欲外假嬖幸下恣掎克緩急不得宜始終不一致羣臣百姓皆以文法相應智巧相欺貨賂相徇則無以垂法制於永久夫治君子者治其情治小人者治其形治其情者引以禮義也治其形者威以鞭扑也以君子治之人皆自飭爲君子以小人治之人皆自棄於小人先德後刑百姓悅其尙德又諒其不得已而用刑之心任刑棄德百姓不惟惡其好殺雖有仁義之言仁義之事亦疑其不誠而無感恩之意夫郡守縣令牧民之官也州牧刺史執法之吏也

以州牧刺史統轄守令執法者居上撫字教化者居下輕重倒持孰過於是所以後世人主治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所懸者違法之令所任者執法之臣不數年間執法者因而弄法守法者從而侮法使天下誅名而不誅實名實既亂彰瘡易位君子小人不相筦攝願治之心盡爲怙亂之心此反道逆性之害也至於天下已平而思患預防亦有道焉周公坐以待旦卽陰雨綢繆之旨非慮人之爲患而我防之正慮己之分量既盈道德未充縱情極欲爲人所患而不自知也易曰損益盛衰之始蓋謂損中有益則盛之始益中有損則衰之始盛衰互藏於損益也爲人君

者宜先自治雖其時可以無所不爲而不克自遂之懷常若輪之見曳尾之見濡此自治之道也天下以防患而致亂者多矣不防己之致亂而防人之思亂嚴其刑辟眾其兵衛下苦於參夷上困於資給皆防人之爲患而適以生患者也非周公陰雨綢繆之旨也

致和

爲治之道自草昧而之明備自明備而趨華競不過數年之間老成簡拔多士多士復爲老成亦不過數十年之間惟人主之心始終如一則百年無弊之徵也蓋主心不移則氣運亦不移主心不易則人才亦

不易風俗無陵替之患人才無卑薄之憂所以百年無弊耳要之取法宜正急務宜明取三代以下之書爲本自然不能爲三代以上之事業故非五經之指不可取法也司馬光曰大人用世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載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此非三代以下之言也五經之指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欲其相通不欲其相戾欲其相濟不欲其相傷太平之事相通相濟者也衰亂之事相戾相傷者也欲其相通故爲典禮以養其和平爲倫常以篤其恩愛不欲相害故以刑辟治其獄訟以兵戎除其叛逆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太和之氣常

在天下充滿洋溢上達乎天德下達乎物類而禮樂可興也禮樂者三綱之規矩繩墨九疇之門戶塗徑也三綱不紊九疇不刊則人心皆正嗜欲不熾莊正齊肅從容簡靜而和氣盈於中矣又能宣人心和氣而使不鬱養人心和氣而使不戕故其效也馨香之德格於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太和之所致周之卜世卜年豈不由此故爲治者一代之初宜事與民休息不可以禁暴鋤奸開苛察之門惟以仁義爲心則風俗可厚國脈可久晉帥以位相讓而一國之民皆和四鄰諸侯遂睦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商之末年小民相爲敵仇卿士師師非度而大臣出奔

宗廟弗守亂亾隨之有國家者可使乖戾之風通於上下以爲無與治亂之數而若罔聞乎蓋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則下與其禍理之必然無可逃者至於急務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隨事察之觀其掣肘所在定是何處若事事至此掣肘不可舍此而別求急務如漢成帝時事事爲王氏所礙唐中葉以後事事爲彊藩宦豎所礙魯自宣公以後事事爲三桓所礙賢者執政當觀時之所礙若所礙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顧戀卽當納履去矣何也以其不能爲三代以上事業也故曰爲治之道在乎休息若慮豪強梗化惟當重禮讓而尊賢哲使教化大

行則豪強自斂故董子對策亦云教化以正人心人心苟正刑罰可省後世上下之間所以相馭者法律而已矣法律刑名正禮樂對壘之敵此重則彼輕此進則彼退先王以禮養人欲其免於用法也然法以繩人禮必自繩故有位之人敢於持法憚於循禮賢者在上不過風裁齊物未嘗謀及大體賢者在下不過惶恐趨命未嘗奮其學識不幸遇不賢則以法懼人而求其貨以貨事人而免其法不恥無禮不愧權譎廢棄典型姍笑正士其稍能潔白者亦皆不自爲政不免胥史竊權幕客鬻貨而成其否隔是以賤賊人生敗壞人倫愁苦相尋怨怒並興小則告訐日紛

大則寇攘並作其餘竊位固寵徇私忘公者皆自足於旦夕之間而無復指撻後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謂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並見可比堯時四凶也若以禮義相尙則鄰德而助信何戾氣之有哉

敦信

天下之事取必於同則僞者出矣一售其僞則作者怠矣僞之一字通於上下則天下之亂可立而待君子知同之必僞故不以君上之命責信從之虛名發言盈廷莫執其咎末季之風也詢謀僉同龜筮協從盛世之典也是以致治之道莫如敦信所謂信者非直不背盟誓不爽期會之謂也居心行政有不可對

四百四十五字

匹夫者非信也承流宣化有不可告君上者非信也賞善罰惡有不可質鬼神者非信也洗滌利欲之私一動一靜皆爲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據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所勸人者身先行之所禁人者身先虔之上之於下有騶虞之仁下之於上有死厲之貞則可謂信矣易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上亦有求下亦有與故君民自有相關之義不必供吾財賦助吾禦侮然後愛之也不必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操潢池之戈鋌而走險然後畏之也矯天下不善而歸於善齊天下不一而歸於一非曰旣善旣一之後吾可晏然享其成功而免兢業之勤人皆懍然從吾政令而無刑

辟之慘也總是相關之義自然至此爾雖以聖人立法不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欲但取便國利事察失立防斯善政矣故聖賢論治不輕變法以爲法行既久上下相信易以成功雖偶有流弊其自然之理常在人心故法有時弊而理未嘗弊理有時湮而心未嘗湮但謹守其法弊自可除雖以奸邪侮而玩之而在廷有必爭之臣則猶可反正蓋深入人心者不能湮滅而遂熸也若一朝從而革除更賦新規人心風俗又別是一局得無數世之利失則數世之害也孔子未嘗不欲變法也所謂變者反功利夸詐而之禮教信義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

申其理則無怨心違義則罹法行禮則蒙賞罰順乎義賞順乎禮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風霍光改武帝之行不立變法之名因民所欲與以休息使天下大勢默移於不言不動中夫豈彊人從己震動天下以行其意見就其功名也哉後之變法者行法是也而寬猛不出於公正則遠義矣愛人是也而厚薄不得其宜稱則遠禮矣且學術淺陋心志頗僻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亦非如商鞅變秦管仲變齊舍繁重而從簡捷厭遠圖而趨近功也不過奸吏欲壞已成之法以遂陰私先爲猖狂之說竦動人情擾亂人心使倥偬危懼驚駭顧盼重足一迹道路以

目而不暇詰其短長指其瑕罅雖有大禍不叩自恤此非兩觀之誅不能禁也大凡以變法進者不待觀其成敗但舉事之初如商鞅折盈廷之論安石樹舉朝之幟使察采不和上下不親固可卜其終必有害而亟弭其端斯不傷元氣矣若會昌翻開成之案元祐埽豐熙之迹一時矯偏則有之終不可經久故君子無取焉春秋之義名從主人者本其所自始也物從中國者以義禮裁制之也雖有聖主不能奪人所自始雖云天性不可不受裁于法故發此二義以明治人治物之道非直爲一名一物也法可輕變哉名器

堯舜禹湯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桀紂幽厲安坐而視天民之死此無他禮之存亡而已矣君子讓下小人事上是謂有禮有禮則治上人陵下下人伐上是謂無禮無禮則亂夫名器者禮之所託以長存也公卿大夫士庶輿臺皂隸牧圉各有勝人之心各致爭勝之力聖人使之安其職業當其名實名以命之器以旌之尊卑上下賢愚清濁各當其所曾見有朝廷之上不爭升降鄉曲之間不爭隆薄而干戈驟動獄訟繁興盜賊竊發者乎故奸人利改制度制度改則政令紛而易於蔽奸亂人利無等級等級去則人類混而易於傾陷一鬩之市必立之平防其奸也衽席之

上讓而坐下防其亂也人事尊卑不亂則天道陰陽不逆人主與萬民皆蒙福祐故名器者天下所欲其尊也苟不自賤誰敢賤之或以私佞幸則賤矣以私宮闈則賤矣以易貨賄則賤矣出於己者甚賤人亦從而賤之得之不以為榮用其器者甚輕則主其器者人亦從而輕之謂可攘而取也此夷王所以下堂而見成周所以陵替而微也不獨此也文德為君子而設武備為小人而設也爵賞旌諸朝宅里旌其家名器旌其身皆所以待君子也小人危則謀亂安則思欲故有弓矢甲兵以誅其叛有邱甸井里以防其奸有刑戮囹圄以繩其陵犯此專為小人設也治天

下者以君子之道治之則有無限公正仁義之事相因而出積而為三代之直道苟概以小人待之必有無限暴惡姦宄之事相因而出積而為秦隋之末俗聖賢所以偃武修文不欲倒用以釀天下之亂也至于廩祿所以養廉尤不宜愛惜蓋有德之人非有奢望于世也得其所當得之稟餼則亦足以養矣膺其所當受之典章則亦足以勸矣故祿以養廉章服以勸善人君待天下賢士止于如此此外雖欲隆厚賢者亦將辭讓而不敢受若賤名器而惜廩祿簡俊造而寬恩倖于所當得刑而弗與所不當授濫而不戢俾賢者卷懷而去而貪叨培克厭其谿壑帑藏山積

金穴萬仞顧視錙銖之餽給半通之銀黃不啻鴻毛之輕升斗之微不能係屬人心矣漢之順帝減官吏奉借王侯租貸戶口錢以供軍國之費而內庭嬖幸耗其大半徒使史官書之後世誚之謂忘艱難而傲辟惑也若夫制治之本尤在君心君心精白則和惠可親官府一體無論在上在下胸中皆有所敬畏而不敢肆體中皆有檢束而不敢放耳目之前皆有所持循而不可離日用之間皆有所懲戒而不可犯以此助流政教則至治之道也若道德不充其內則志氣昏惰嗜欲流行矣義理不明于世則陰陽易位天地倒置矣法令不行于下則奸邪得志疆圉不靜矣

禮義不重于朝則讒說殄行忠信蒙難矣制度不謹于俗則物力窮屈盜賊公行矣時已至此居官以墨敗而人不恥上下爲奸利而誅不行天下之患孰大于是所以人主兢業之心與明斷之才最不可少凡端展之學輔弼之謨諫諍之力左右史之書皆以助其兢業與明斷其在春秋之義諱大惡不諱小惡亦此道也有王者起意欲治人必先自治己無大惡然後可正人之大惡故臣子之義當諱其不可告人者而勸以側身修行所爲皆可以治人使其君爲治世之君與堯舜比德至于利心不戢舉動無常喜怒失中黜陟乖方猶在過誤之列可以速改故亟書之欲

其知所懲戒而不必諱以爲大節未虧猶可起而正人之大惡其王道固在也若在四鄰之國于義已疏姑正其大體大綱以存達道于天下不苛責細微傷吾忠厚是以大惡書小惡不書也此治已治人詳略寬嚴之別也

去害

凡害治最甚者莫如與民爭利放利之事亦多端矣大略可數者有司通問遺一也倚公求取二也吏爲商賈三也地方物產賦于下以販賣四也鬻爵五也通暮夜金六也多罰鍰七也迫脅下僚八也破壞富家九也恃通顯而請求無厭十也此十端者皆乘富貴

四百三十四字

資力與民爭利者也董子對法天稽古其說甚大而要指則曰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大學一書論治平事極備乃舉孟獻子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以終篇誠見治道之壞無如在位之人莫不好利至治之興無若屏除好利之風以安民生也故王者爲治必先去人求利之心漢之初年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高帝立法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爲吏蓋貴廉惡貪如其嚴是以人皆力作治生吏皆奉法愛民蕭何不治垣屋曹參貴清靜而民自定自高祖至文景數十年間民間逸樂風俗淳厚馴致刑措不用稱隆

盛焉當此之時王侯將相之家豈有僮僕被文繡犬馬餘粟肉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者從宦歸家豈有資裝徧路車輦駝馬負重什襲絡繹數百里間填塞旅舍傾動閭左者大府胥史豈有漿酒藿肉蹈藉金珠阿縞衣婢妾錦繡裹倡優資裝華飾貲算巨萬計彼此相尙曾無檢舉者哉元世祖旣平天下卽立規措所置徵理司行鈎考錢穀法明示天下以好利之風是以阿合馬盧世榮之流接踵于朝昔賢以爲至元一統之年皆小人聚斂之日未及百年大運遂訖其將訖也女寵宦官權臣彊藩劇盜無不兼備昔人謂朝多苟且之政士無謬誇之風官有貪婪之實

吏多欺誑之文蓋由上下交征利故至此也夫漢以儉朴致刑措元以好利亂紀綱治亂之分豈不昭然然求利之心非刑法所能勝當明教化以正其本計然之策可以治越而非先王生財之道管仲之法可以治齊而非三代教化之方教化一壞貧富相耀競心遂生饋遺旣奢貪吏必眾用物無度營謀必工而廉恥喪奉養太安神明必懈而奸猾進始則彊取于下終必篡取于上民間盜賊不謀俱起其勢固然也又患使奸人有所幾幸幾幸成心雖暫時繩束終必發洩幾幸成俗雖繩束無所用矣以吏議繩束君子而吏議先不清以刑辟繩束細民而刑辟先不中皆

藏奸之道也又患不自爲政而假手胥吏子弟賓客相與比周賄賂公行廉恥道喪是療飢而用烏喙也更有君德未純不能曠然大變天下之俗一時任事之臣莫不因時就勢進權宜之謀濟片時之急求一切之安遂使綱維潛傾風俗暗壞欲賢之速用必開奔競之門欲奸之速去必長攻訐之俗數年之事責效旦夕急遽無序滲漏多端爲世道憂尤劇也是以論治者別等級以定眾志明法度以一羣心親賢哲以勵廉恥尊大道以裕遠圖庶能防患于微然當事以爲可緩可急不聽其言卽或聽之因以防之此思遂泯于無形當事又以爲固然不計其功或不聽而

事僨用天下之力維持傾覆不患不能反正當事因歸功維持之人豐其賞賚其人亦受成功之賞而無愧向之防于未然者又以身在事外無復省錄其人亦無自爲表章之理所以忠直遠慮常苦不能顯庸伏藏隱微之患必至章著決裂而後己徼功樂禍之人側目撫臆幸國家危亂獵取功名人主不能禁也此無他無事之時莫適遠慮事後之賞不及先事之言也故曲突徙薪之說班氏詳之爲萬世戒不獨美徐生也

任相

人君得一賢相則黜陟皆當其實羣臣各修其職招

權倖進者不售奉法循謹者自奮禮讓之風被于海
內刑辟之用日就減省所謂蕭曹爲冠丙魏有聲皆
由此也光武任相先遠業而後小數伏湛急鄉社之
禮侯霸奏寬大之令故東京一代之業由此而隆蓋
聖出必有耦王出亦必有耦王者之耦伊呂也聖人
之耦淵騫也故大臣之道當佐人主鎮撫國家使人
由臣子之道盡忠蹇之職凡諸侯背叛吏治奸邪皆
當引爲己責不可但責人也然權不可不重而又惡
其擅權也任不可不專而又虞其罔上也夫惡其擅
權而先抑之虞其罔上而故疑之則任使之道不專
事君之道亦難盡上下皆失此之謂矣人臣之才寬

者可以容物慎者可以定謀密者可與圖幾剛者好
斷可與守義介者絕俗可與勵節然而欲當大任非
德與仁不可仁者以天地爲心視民猶子之謂也德
者行道有成而能不愧屋漏不昧寵利之謂也陽處
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
仁者其論仁太淺只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論賢亦
雜不及仲虺德懋懋官之德以此論相猶界純疵果
德與仁則純乎純矣何有持權罔上之事不此之求
而循牒推遷猜防必用寄耳目于小臣洩意旨于摯
御賢者折而不撓毀言日至則謝事恐遲不賢者比
周同欲設變詐以取信探微旨以先嘗兼官據勢無

不如意王鳳所以辭之愈堅蔡京所以不招自來也更有可虞者漢之三公分職任事朱博爲御史大夫欲奪丞相之位又恐失御史之權先請以身爲率盡舉御史之權歸諸丞相然後起而奪相位而權亦兼有之是殺權之時少攬權之時多也其詭譎如此故人君之道不可不修身修身則居心以敬嗜欲不留賢否當前自有氣類相嚮于此神志不愜于彼者一切詭譎之謀不戒而消阻矣若誠信未至相協仁義不能相依于是有忠懇見疑權術取信天下之事往往昭于日月震于雷霆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猶爲國有人乎此亦人君之過

也夫天下有亂宰相上疏任過求去求貶自是正理其眷留與否聽人主自爲之若凡事隱匿多方彌縫上固主恩下箝眾議至于無可奈何而後受其斥逐則聲名俱喪矣悲夫據大位執重權者全未慮及此也

才德

通籍之人無論爵有崇卑職有內外皆與人主其承天地同安海內者也人君欲聞古訓則親博識之士欲防過失則親伉直之士欲謹容貌則親嚴毅之士欲安百姓則親廉能之士欲詰戎兵則親將略之士欲正身以立本則親道德之士是能以人之長續其

短以人之厚補其薄也故官人之事在乎宮中府中而天下人情從此分焉賢人聚于朝則患難弭于外大臣非其人則奸宄生于內聖王論才欲其皆可爲宰輔豈但能效一官而已哉才德之辨一爽其宜則不盡其才不稱其德兩者皆虛生于世素餐于朝也司馬光曰聰明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人則昵之德者才之帥也人則遠之由此觀之今之良臣古之民賊皆取才之害也取才之敝足以亂天下人特習而不察耳且才器不一或以廉靜寡用或以敏捷乏品故用人者閑曹以處天下之端士劇曹以收天下之軼才隨所長用之皆稱職之

人也今試吏者一切出劇曹故端方之士莫不匡于始進惟跡弛放軼陵厲恣睢乃克稱職而顯庸於世居官既久大位遂臻汲引彙征莫非厥族胥天下而功利矣夫廷尉之才不爲三公趙魏之老不可滕薛操用人之柄者宜思所以位置廉靖一流儲養天下品望之士而勵其餘使知貴行誼薄才略可居大位者多也重品望而輕才能先表率而後職業有勞者報之以祿有德者懋之以官不以一眚掩善不以二心生疑師表之地所以優賢不復課以吏事妻子衣食之費車輿臣僕之勞所以養廉不可使有不足明堂之上所以策勳論道不義之人不得而升爵祿章

服上繫于天出納不可不慎土地人民天之所殖授受不可不擇不私人以官不程人以名不器人以藝不習人以吏皆古今通義也凡下位之上與上位之下皆易所謂危地郡縣之官爲天子牧民而政令得自專是下位之上也監司之官持綱紀于外而天子臨其上是上位之下也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使爲郡縣專撫字之職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使爲監司持風憲之權監司不識治體苛刻絞繞俾寮屬不得盡其才貪利好勢陵下罔上俾寮屬得容其奸郡縣不取愛民專以簿書期會第其殿最不問人品惟以趨走媚悅居彊項吏之前計貨以取官隨牒以居上

濫及匪類旁引罪戾事上惟恐不得其歡臨下惟恐不盡其威如此之人必不爲義所動也此世道之憂也

人主用名儒于朝不但取其奉職勤事欲論難術術共求政化也若但以職事用之亦爲棄才卽罷政之後猶欲長奉朝請以備顧問

舉劾

人君欲天下之多才必使士大夫相與其勵而後賢才日多也一登仕籍有相忤懼者有相爭奪者有相鄙夷者求其相師法者少矣求其相砥礪者少矣出于道義則相師法矣相砥礪矣出于勢利則忤懼矣

爭奪矣鄙夷矣故聖主造士必以道義然後賢才不可勝用中主課士以功利是以庶官雖多日見其不足用也蓋以功令造士得士尤少以風俗人心造士得士必多賢者在天下異地而相符未見而相親其立朝也長短可以相資通塞可以相共去就可以相讓廉隅可以相飭坊表可以相因俾人主有得一士之勞因有得多士之慶有用一賢之實因有用羣賢之功不肖敗多士之名卽不肖敗一賢之名有棄多士之憂卽不肖有棄一賢之憂此以風俗人心造士也若夫功令所在以毀譽取舍其患在私以功績殿最其患在僞去私去僞非法度所能齊也在乎國是

之明與人心之正所謂不以言舉人者先以道自居而後盡人之能則不道之人不得進矣不以人廢言者不啻愛人已成之善尤必愛人未成之善故人雖不合道而言之合道者不可遺也其不舉也非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其不廢也非難于謝絕其人而姑慰藉其言也總之道取其正理取其同也是以聖君在上皆可使爲君子闇君在上皆自棄爲小人非有忠有不忠也求進之心則一也惟眞君子眞小人則不在此論若朝廷之上稱譽則疑其有私詆毀則以爲至公小人窺見此意共爲醜言以擊去異己異己者去則立于朝者自然莫非其類不煩稱譽而羣然

並進矣是以朋黨之弊習廢推讓之盛典懲羹吹虀
既見嗤于昔賢且終于不勝而使小人愈張則立法
不善有以使之然也更有小人在大位不能以時決
去已乃偶爾違旨然後以不合眾望斥之人主之意
本謂其不肖而逐也乃此人竟得違旨之名而去論
者以爲小人之幸而人主之不幸也況讒佞之人子
弟親知羽儀附託者實繁有徒以羣言之多飾疑似
之迹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求其敗露斥逐不亦難乎
漢元帝每案羣下姦惡之迹輒略施責讓得其叩頭
而止是以石顯窺見此指知其易欺而難悟敢于極
力以害正人以人主爲玩弄鄭朋華禮楊興之流公

然顛倒是非燭亂天下而身不與其禍乃知孔子所
謂遠佞人非但不用也乃決去遠屏隔絕其源不使
得至人主之前也公羊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遙
見其方來而卽畏之知其必有傷敗也教人知戒當
如是耳

階級

官以代工爲義故不義之事不可設官周禮一書所
爲以天地四時爲之程限也晉之新軍無帥悼公使
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下軍先儒謂得慎舉之禮
蓋爲官擇人無人則寧闕其官猶得先王遺意後世
不稽古義凡主意所欲爲時勢所偏重卽設一署領

之如漢平準期門宋青苗均輸制置三司條例之類
稽諸代工皆不合也而恬不知止者不謹乎奉天之
義也書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后王
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思及于此可濫設一署哉人主
不可私授人臣不可虛受不如此者是偷天之官而
得罪于天也成周之制爵止五等凡命于天子皆受
五等之爵有百里之士者皆使自治其民雖有方伯
連帥不相承事雖大國之卿大夫不與小國之君抗
禮後世設官太多相轄甚嚴親民之官處于最卑之
品臨其上者率伺察偏阿取予自己同則舉爲尤異
異則中以刑法否則垂頭塞耳採取貨賂悉如馬嚴

所云爲之下者仰面而請折腰而見若牛圍馬牧受
制于主人此何爲者耶杜林曰人情挫辱義節之風
損法令煩多苟免之行興至于國無廉士家無完行
使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今日之
事適如此言爲守令者凡事疑畏故精爽消沈壯氣
委頓才智不用而自竭矣夫近君者有頓至之辱則
爲君者有潛損之威是亦主威之替也人君何賴焉
若使同爲諸侯共事天子則無此敝習矣

澤宮

士不可不用尤不可不養也天下既定人主立法養
之養之數年而後可用不能素養而遽用之所得皆

奔競浮華而稱職者少大任者尤少也且立法不善日趨淺薄矯僞人心風俗不出數年遂可大壞國家雖有紀綱莫能維持故議貢舉者不可苟且立法行貢舉者不可苟且得士其要在士子所習之業不可苟且求售也義理精通者天下賢士也學問優裕者天下名士也造就人才必從一鄉一邑中擇學識雅正心術端方之士以教鄉之子弟其人立教亦以修飭人品開廣器識爲務使賢士居前名士居後而後人才可勸蓋爲聖爲賢原非俗儒所能授受又豈應試文字所能兼收若不以人品器識爲先徒使俗師授以末學師儒之官應副文書提舉學校之職數年

一試邈不相關人性幾何其能堪此更番疊出鑿削根本乎董子所云一郡一國之眾對無應書是王道往往而絕其積漸固由此也夫科舉之業亦不能妨爲學之功不善用之適足害爲學之志夫經義者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志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觀士之心術者也因文字知心術因心術觀事業經義益精道德亦富事業亦偉故曰與爲學之功不相妨也所以相妨者以試官爲儀的卷牘爲弓矢一發相值志滿意得顧視舊學不啻虛器自此以後一生所務皆在利祿顯榮而不及事業此何故哉向來急于射策之念結乎胎骨不可湔浣所以大有害于爲學之志

也人主之心果知賢才之生天所以安定國家當吾世用之宗社生民有所託命則求賢之志出于至誠選舉之法務求盡善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競不與應舉之人自重其身以天所篤生自期不僥倖名利考試之官亦盡心擇士不以市恩殖貨兩念奪衡鑒之明也若謂一代之初不可無法以係屬天下姑以選舉爲縻使天下踴躍奔走求吾錄用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則此求賢之心不出于至誠故所行之法一切鹵莽人之應之亦不以安天下國家爲志各務利祿進取營私背公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賢妄謂所舉之士卽功名富貴屬焉冀厥身厥子孫皆責其報

四百六十七字

如樊儵所云率取少年能報恩者耆宿老儒有意不錄所以奔走販賣非法所能禁也故得其法者選舉雖少賢才遺佚亦少不得法者所舉雖多賢才遺佚更多皆由君臣上下未嘗敬慎其事也漢高帝曰賢士大夫有能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萬世而下猶恨此語未純而況苟且牢籠之意乎

徵聘

尊禮高賢是初定天下第一節目雖朝指未逮有司以意行之亦可宣朝政之仁聲也任延任會稽聘請嚴子陵等待以師友之禮至于龍坵袁則曰都尉灑埽其門猶懼辱焉修書致藥吏使相望于道蓋立國

之初必得宿儒耆德長厚君子用之規模乃能長久
賢者不必速仕好賢者不必驟諧物色求之久乃相
值所謂聚精會神契合彌章若伯牙操籟鐘逢門子
鸞鳥號有自然之感也明太祖初基不必盡用軍前
幕僚每下郡邑急徵賢士爲守令故治民之官莫非
端士天下既定此輩計其功闕亦皆布列上位處表
率之任爲後來典型而功效綿延矣又最善者停科
舉十餘年專以延訪爲務故山阻水涯翹車之招先
後累轂而至雖進退不同而其才足用其志可則要
皆有益于世若爾時驟以科舉奔走天下不惟鴻飛
冥冥莫可羈致展轉數年其人已老雖安車駟馬徵

四皓于商山而精力既竭無可驅策矣若夫功名之
士無時無之養育既久然後立法收羅何患無人豈
開國急務乎且科舉既設卽當立法防奸故有糊名
易書藩棘露索諸事司貢舉者皆先待以末世不肖
之心而爲法督察非聖明求賢盛事也明太祖開一
科而卽停之以爲得賢之道不盡在科舉迨十餘年
後在野耆耄求之已盡人主經明行修名實相稱之
指旣已昭著四海深入學者之心父兄之教不令而
習子弟之職不謀而同莫不出于篤實深厚光明俊
偉內融外洽識定氣充競心忒志銷釋殆盡然後取
其養育之士而才諸庶位若榛楛之濟濟也夫豈懸

一制科之名爲的不問何如人皆可祈中者乎徵聘
貢舉要皆有公有私然而徵聘之法私則有害公則
所收者莫非宿儒耆德有識有守知進知退之士所
益甚大不若貢舉者私之爲害不待言卽矢公矢慎
要皆較量文字之業與三德六行相去總遠以此權
之徵聘爲優明太祖遲遲貢舉最爲得法近三百年
矣人材往往閒出土風不甚大壞其所由來者善也
夫欲得賢士而委諸列侯郡守此三代法也欲有司
所舉皆賢必非賞罰所能致當先以教化正其心志
使所欲有甚于賞則不同乎世俗之欲所惡有甚于
罰則不同乎世俗之惡鮑宣言龔勝爲司直郡國皆

慎選舉此必有不賞而勸不罰而毖者矣若王整請
設博學宏詞科以救謏聞之陋亦空言也自有制科
以來清華之選何嘗無人核實求之足矣何必更開
一竇以長奔競哉

納諫

人君必待臣民之言而後可知天下之事言之至于
君側者少則知之達于幽隱者稀故人君之道當推
誠以示物舉善以爲類知其爲讜人雖詞涉激訐亦
當容之知其爲佞人雖其術以漸而至當蚤杜之色
齊于讜直罰先于佞諛則推誠舉類在其中矣諫者
舉先王之制以陳戒後王人君受所諫之言以省察

愆謬天下之人所賴以遂其生也否則必有兵革之亂權奸之禍故取泰于否易昏以明必于聽言得之蓋臣民之言未有無所見而妄發者必其慮諸心而以爲誠然者也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居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以儆君側之慝劉向依興古事悼己及類著疾讒撻要救危及世之書嘗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于至誠谷永爲北地太守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所謂忠臣事上志在過厚遠不違君死不忘國者也故人君左右不可不常近忠直之士聽之熟則不怒習之久則不拒然後深者不隱遠者不塞天下所由以治也

然人君之道不惟當聽有言之言又當聽無言之言蓋無言之言天下之大利害人主之大得失也以疏遠之臣斥旁側之奸與君身之失非無言之言孰敢直陳非無言之聽孰能詳察乎右尹子革誦祈招之詩以止靈王之獵公仲進三賢士而歌者之田自罷皆無言之言也王章奏王鳳之罪舉三事爲徵以爲皆帝所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欲其有無言之聽不聞之察也故曰臣之忠也主所道也言之直也主所養也人主有不言之聽則奸佞絕跡矣不然者一人得罪舉世杜口匹夫傳謗率土離心正直之氣一餒不肖之舌必張向之用以擊奸者後乃因以

翼奸天下事可勝言哉若夫親狎之人尤不可居諫職恐臣言雖摯主聽常藐宮之奇少長于君君常慢易之亦交臂失之矣

進諫

人臣進說當知輕重緩急朝廷之上事類甚多小大先後當有明辨不可以小事掩大事不可以後事閒前事凡以小掩大以後閒前者皆欲避敵而徇私也杜欽云萬事之是非何足盡言谷永曰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談廢敬天之至意角無用之虛文二人之言最中末世言路之病草草結諫爭之局而天下大害匿而不奏人主無由周知後世諫章往往可

四百三十七字

焚者皆坐此也夫古人諫疏講說典制居多後人諫疏籌度利害居多蓋後人重利害不重典制也然而利害止及一事彼此不能相通若申明典制使人君知先王之法然後一身之私欲可潛制其微渺爲利更大而後世莫及柰之何哉至于進退之義所以行道三諫不從道之不行可知從而去之申賢者之志免素餐之恥亦辟內難不辟外難之義也

凡一事自有一事之正理叔孫通諫易太子稱引晉之亂秦之亾此正理也高祖雖不聽然有此段正理入于耳而存于心自爾刪除不去故留侯等奇策可入若不聞正論專用奇策恐戚夫人之黨從旁攻訐

謂其招來詭異欺君要君屬有鬼神助之以滋其凶
慝不惟堅高帝不從之心且緣此而興大獄者有矣
所以孔道輔鄒志完皆不可謂無益于事而獨誦留
侯奇策爲可尙也凡好權略廢正論者吾恐不足定
大事也

光武稱郅惲恕己量主之語先儒極論其失大啟人
臣不宥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此論理之言也愚
謂人主盛怒之下不稍有以殺其怒恐激而爲禍株
連蔓延害及萬家則抗直之士雖徇以微軀而無及
故曰趙高之亂正先趣之亦君子所當戒也郅惲之
言良有合于諷諫之旨厥後光武恩禮郭氏不見隆

薄衰替之迹且保全東海無靡涼冬殺金寒玦離之
禍未必不由此時一言之感悟也若班伯畫屏之對
有體有術可爲人臣應對之準倉卒得之尤爲不易
平日學問眞純故言詞溫文又非郅惲比也

洩洽之諫固人臣之職孔子以爲不得同于比干此
何義乎蓋人臣所當諫者事關宗社國有存亡之分
君德偶乖當有悔悟之萌存亡則身不可去悔悟則
幾不可失于此塞默非委贄之義雖以諫而死猶冀
君之一悟事之速改也陳靈公情色所惑錮蔽已深
非忠言可救且穢亂之跡見于朝端非一朝可居爲
之臣者固當辭寵于亂朝潔身于穢廷乃欲以區區

直言嘗試斧鉞進非致主之節退失藏身之智所以君子不貴謂之死而無益也

陳問異校字

李孚直覆校

丁兆松覆校

讀書說卷四之上終

